

隔墙取碗

母亲七十岁了，退休后和哥哥一家住在县城。

县城距省会不过百里，母亲却不愿住在我家——她患有心血管疾病，害怕爬楼；嫌周围净是生面孔，找不到说话的伴儿，忒闷得慌——母亲属于那种爱说爱笑的人，这是她大半生在乡镇做农村工作养成的习性。母亲每年来我家三两次，看看孙女，检查检查身体，住上十天半月。母亲一来，我家就明显整洁起来，连煤气灶都能当镜子。她是做惯活儿的人，但凡有精神，手脚不背闲着。

我惟一孝敬她的方式就是晚饭后和她聊天。

有一天，电视上播出一条乡镇合并的新闻。母亲突然插话说：“很多事情就像烙饼，总是翻来覆去的。1958、1959年吧，城关乡改成了城关公社，附近的几个乡改叫管区，几个管区并成一个公社……你还记得姚金生不？”

我说：“记得，记得。大头、矬胖子，一年四季戴着顶灰帽子。”

母亲说：“那时候大炼钢铁，公社把管区的干部都抽调到工地，我当时在西营管区当秘书，因为正怀着你哥哥，就成为唯一的留守人员。到秋天，工作忙不过来，公社派姚金生来当书记。那一年油料征购任务高得出奇，老姚天天泡在下面，一个村一个村去挤，最终还是没完成。公社把他叫去，到第三天还没回来，我就打电话去问。公社秘书是我当年团干校同学，就是苏秀阿姨。苏秀说，老姚回不去了，公社正给几个没完成征购的管区书记办学习班呢。老姚是重点，宋书记都跟他拍了桌子，说什么时候完成征购，什么时候回去。完不成怕党籍都难保呢。”

“我一听就知道坏了，我们管区是公社的主要油料产地，宋书记是参加过南下的老干部，执行上级政策从来不打折扣。第二天，我擅自召集管区几个村的支书来开会，大家都急赤白脸表白，说真的是盆空瓮净了，没敢打一点埋伏。我说这回老姚的书记是保不住了。”

“支书们一听都乐了，说这个老姚，真是一根筋！”

“我说，怎么办呀？”

“他们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最后说，看全国这形势，就是免了老姚的代书记也免不了征购，缴呗。”

“我们管区的人真厚道。第二天，各村就把种子送到公社，顺便接回老姚来。”

“晚上，几个村支书带了点腌咸菜、两瓶薯干酒聚到管区，说是来给老姚压惊。”

“老姚不领情，骂骂咧咧道：‘你们他娘的打埋伏，让老宋把我整治得好苦！’”

“支书们说：‘老姚，你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！你可是我们拿油料种子换回来的。’

“老姚一愣，脸色陡然红涨起来，‘啪’一拍桌子，跳着脚骂道：‘狗日的，你们昏头了！缴了种子明年种什么呀！’”

“支书们说：‘走一步说一步呗，这形势，不缴行吗！’

“老姚说：‘你们说是种子了吗？’

“大家七嘴八舌说，敢说吗，说了人家还要吗！”

冯苓植小说

(三则)

演 戏

他是演员，她也是演员。

年轻时，他演小二黑牵动了无数女观众的心，她演小芹更引得许多男观众彻夜难眠。

随之，大伙便有了个共同的愿望。

天造的一双，地设的一对，能让戏里的情人变成现实中的情人该有多好。于是，他也不忍心违拂观众这片好心，她也不忍心拒绝观众这片美意，终于有一天他们走下舞台结婚了。

美满姻缘，人们为此长舒了一口气。

但是，他很快就发现了她有点轻浮，她也很快便发现他有点见异思迁。在他和另一位女演员演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时竟假戏真做，在她和另一位男演员演《奥赛罗》时也弄假成真。他很悲痛地向她喊：丢人哟！那可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头子！她也很伤心地向他喊：作孽哟，人家才是个十九岁的女孩子！但几乎与此同时，他和她都这样为自己辩护着：我那只不过是演戏，观众容不得半点虚假呀。

一语道破天机，从此竟有了某种默契。

彼此，彼此，都是在演戏。随之，他再不干涉她，她也不再去干涉他，家庭也变成了温馨的舞台。他总把现实中的她也当成剧中的某个角色，始终真情毕露地称她：亲爱的！她也总把他当成剧中的某个角色，始终柔情脉脉地称他：亲爱的！

又是好多年过去了。

他一直在努力扮演好丈夫的角色，她也一直在扮演好妻子的角色。他虽然越看儿子越长得像“奥赛罗”，却始终在寻找着那种当父亲的真实“感觉”。她虽然早发现剧院有几个孩子长得越来越像丈夫，却只当是罗密欧早服毒自尽了。

火爆的舞台，祥和的家庭。

时光流逝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岁月不饶人，他和她终于先后退休了。以平日印象，他和她本该相依相偎共度晚年。可令众多老观众大感惊讶的是，不久他和她竟悄然离婚了。大出意外，舆论哗然，人们纷纷追问：回答：离开舞台，没戏了……

邂逅

那是一次典型的聊斋式邂逅……

他也算得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，只不该影响仅局限于周围那个文学小圈子。只有妻子把他当着一尊神儿似地敬着，除此之外似乎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苦闷了。缺少冲动，缺少刺激，绝对不会想到还会有人在这豪华的酒吧宴请他。而且是位少妇，珠光宝气，肌肤似雪，笑得很灿烂。

只有他们两个……

“老姚顿时语塞。

“他们开始张罗喝酒，我就回宿舍休息。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听得那边安静下来，我以为散场了，想过去收拾收拾。一进门，就见老姚单膝跪地，拿头在墙壁上顶着一只蓝花大海碗。几个村支书屏息敛声站在他身后。”

“我吓了一跳，惊诧道：‘这是干什么？’

“支书们哄然笑作一团。东寨村的王有根笑得搂着肚子从隔壁走过来。

“望着一个个东倒西歪、乐不可支的村支书，老姚这才明白上了当。他手指王有根笑骂道：‘这王八蛋说他会隔墙取碗，说得跟真的一样。他小子要有这份能耐，我就让他把上缴的种子取回来！’

“笑声戛然而止，变成一张张尴尬的脸。半晌，王有根吼着老姚说：‘你呀你，真是他娘个彭德怀！’

“真把种子缴了？”我问母亲。

“缴了。”母亲说，“第二年我们管区八个村一亩油料作物都没种。这件事过后不久，公社党委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。苏秀悄悄给我打电话说，宋书记在党委会上说，书记完不成的任务，一个小秘书完成了，这就是最好的表现！”

“为争取入党，那些年我风里雨里那个干呀，没想到却这么入了！想起来一辈子心里不是滋味……”

母亲半晌无话。

特 嫌

我家比邻着几所高校，人们通常把那一带称作“高教区”。

大学生勤工俭学多是做家教，定期到学生家辅导。师大美术系的学生则办美术班，招收一二十多个小学生，利用周六或周日教孩子们简笔画、国画、水粉画，有的也教素描和写生。我女儿这学期上的就是素描写生班。他们有时在教室上课，有时年轻的大学生带着他们去附近一个花卉市场，画些花草、奇石。画完老师再逐一点评。

一天，女儿上课回来特别兴奋。不用问，肯定今天的成绩得到老师好评。终于，她忍不住打开画夹向我们炫耀起来。我探过头去，画面是一块山石、三四片兰草叶子。原来，老师今天就表扬了她一个人。母亲放下手里的抹布凑过来，一看之下禁不住连声称贊：“哎哟！像，像，画得真像！”说着，从女儿手里接过画夹仔细端详，然后又去一张一张地翻看。看着看着，母亲说：“我知道，这叫写生。”

“哇噻！奶奶还知道‘写生’呢！”

这时，不仅女儿，就连妻子也望着母亲异样地笑起来。

“就是叫写生。”母亲生怕别人不信一样认真说，“有人去咱老家的山里画过。”

我老家是一个叫嶂石崖的地方，在太行山深处，山峦连绵，峭壁林立。泜河从山间蜿蜒而出，但多数时间你看到的是裸露着鹅卵石的干涸。只有雨季洪水过后才有几个月流水，却又把倚山傍河的那条公路冲得七零八落。前些年，省里几所高校美术系的师生夏秋季节时常跑这儿来写生、画画，就吃住在农家里。渐渐竟有了名

他说，我并不认识您，深感受之有愧。

她说，这不认识了吗？理应心安理得。

他说，我可要提醒您，现如今文学正在贬值，在作家身上投资准赔本儿。

她说，这个我知道，股市还有涨有落呢。跌向低谷，往往意味着向高峰的反弹。

他说，我可有一位温柔忠诚的妻子。

她说，我也有一位洒脱开放的丈夫。

他说，我不明白，这是干什么？

她说，我不明白，正在探索。

似乎都不明白，似乎都在探索，随之这神秘的邂逅也就继续下去了。先是是他那分期付款的房子有人替他一次性付了款，接着他竟莫名其妙地买了一辆雅玛哈摩托车，到后来还有接踵不断送来的皮尔·卡丹西服和意大利皮鞋……当然，那灿烂微笑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终于把他带到了远郊的一座幽雅别墅里。房间里还有一条珍贵的宠物狗，娇小、任性、憨态可掬，好像也是特意为他配置的。

他猛地想起了温柔忠诚的妻子……

但她却语无邪、身无邪、目光更显得纯净无邪。他一时间感到无地自容了，竟猛地想起一句古人留下的老话：士为知己者而死。似不合他的现代意识，但他却仍禁不住内心发问：她想干什么？没有回答，有的还是灿烂的微笑。但不同于平常的是，在这幽雅的别墅里她却突然讲了那么多故事：商海的狂涛，情海的逆澜；地跨港台，事涉欧美；一个山村小女孩出生入死的沉浮经历，各行各业大款们变化叵测的偶露峥嵘……

新奇、刺激，令人躁动不安。

他不禁为之一勃然心动了……

但她却仍似乎觉得不够“知己”，竟嫣然一笑摁住了他的笔。好像是为了印证她那些故事的真实性，又好像是为了印证她的丈夫确是“洒脱开放”的，她开始公然带着他“身临其境”了。商海、官场、黄皮肤的阔老和蓝眼睛的大亨，以及他们背后各色风姿的女人们……她始终搞不清她确切的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，但他却只得再按捺不住了。这一天，他终于无视她的灿烂微笑猛地推开了稿纸。抛珠撒玉一般，一泻千里地狂写了下去。

满纸的激情……

两个月，三个月，他甚至把妻子都忘却了。积压灵感的引爆，创作冲动的失控，使他如痴如狂地什么都不顾。更何况，身旁永远不乏她灿烂的微笑、迷幻的倾诉。这种红袖添香夜伴读的氛围，绝对有助于他丧失时空观念。终于完成了，百万言的长篇巨作终于在神魂颠倒中完成了。他明白它的分量，他清楚它发表后将产生的影响。他激动不已，他热泪盈眶，他第一次望着她想把那灿烂的微笑整个吞下。

她很顺从，就势倒在了他的怀中……

狂乱后他还狂吻着她喊：知己，知己，知己！她却果真不见灿烂的微笑了，只留下一双晶莹的眸子似在发问：后头呢？他突然清醒了：签约，签约！刚才那狂乱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签约！他乖乖地下来了，又乖乖地把成摞的书稿捧在她的身旁，最后还乖乖地在扉页上为她题写下她的芳名。没有强迫，有的只是高尚的士为知己而死。

又有了笑，由灿烂走向辉煌……

他这才惘然地想起了发问，多少日子了？我、我的妻子呢？

她提醒他说，你忘了我的丈夫是洒脱开放的吗？

他强调，我的妻子是温柔忠诚的。

李延青小说

(二则)

了怀疑，带着几个民兵摸上去，就见这家伙正在烧玉米吃，火堆旁扔着些棒子皮、棒子芯。问他哪儿人他不说，问他是干什么的，他说喜欢山上的风景。

“你看看他的本子。”王小朝从军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布面的大笔记本，里面一页一页画满了山峦、树木、村庄，也有单一的树枝、岩石。画面乱糊糊的，却也依稀分辨出是南庄村周围的景致。

“他画的是俺村的地形图。”王小朝小声跟母亲说。

母亲看了那人一眼，他正紧张地盯着他的本子，遇到母亲的目光，如同被烫了一般躲闪开。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母亲问他，“你本子上画的是什么？”

那人抬起头，红胀着脸，一副害羞的模样。

“他不说，问死也不说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”王小朝说，“不行，咱就把他送到县上去。”

仿佛被王小朝这句话击中，那人紧张地抬起头，望着母亲吞吞吐吐说：“我……我想单独……和你谈谈……”

母亲好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。她看了看王小朝，王小朝也正看着她。突然，王小朝转向那人，高声训斥：“你休想要什么阴谋诡计！”

那人哀求的眼神执拗地望着母亲。好久，母亲说：“你们去门口待一会儿，他跑不了。”

王小朝他们迟疑了一下，站到门外。

大约不到十分钟，就听王小朝在门外兴冲冲喊道：“李部长，你可回来了，我们抓了个特嫌！”

接着，就和武装部长李天青走进办公室来。王小朝又把抓人的经过叙述一遍。李天青夸奖他警惕性高，让两个民兵把那人押到院里，回头问母亲：“他都交代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，他是邻县的知青，喜爱画画，这次是请假回城伺候住院的母亲，母亲出院了假期还未完，就到我们这儿的山上采画。不巧碰上连阴天，把带的干粮吃完了……”

“就这些？”李天青问母亲。

“他要求我们放了他，好让他按时赶回知青点参加生产劳动。”

“白秘书，你说他说的是实话吗？”李天青问道。他的眼睛绿莹莹的，就像潜伏在黑夜里的猫眼。

“这……我，不好下这个结论。”母亲显然有些慌乱，“你是武装部部长，这事你处理吧。”

李天青不言声，一页一页翻着那个黑本子，终于抬起头说：“我觉得小朝的怀疑不能忽视。就算不是特嫌，掰生产队的玉米吃也是破坏生产。就算他说的是实话，母亲病好了就应该及时赶回知青点，私自跑出来活动，说明他觉悟不高。喜爱画画……一身小资产阶级情调！这样吧，我电话联系一下，由小朝他们把他解押到县武装部，如果他说的是实话，武装部会将他移交邻县知青办处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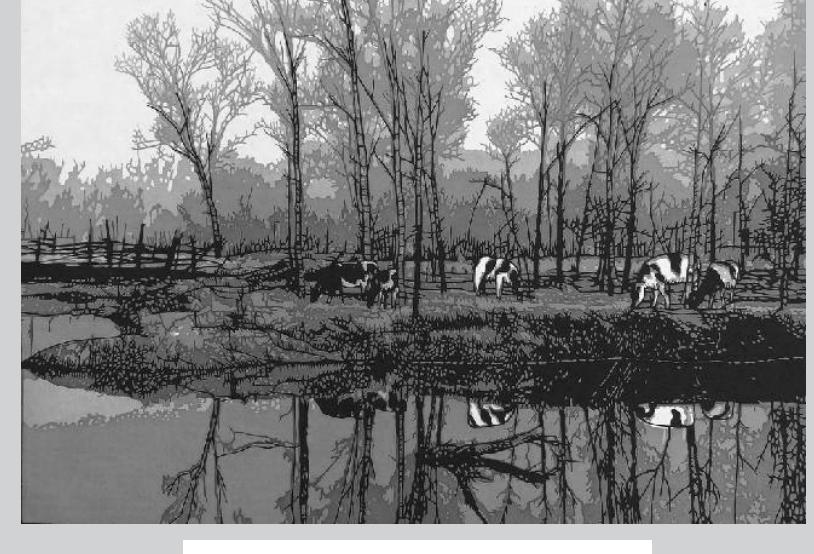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决定吧。”

李天青带着王小朝他们来到公路上，截住煤矿一辆拉窑木的卡车，就把那人押走了。

“实际上那孩子跟我说了实话。”母亲说，“他父亲是一个画家。他从小就喜欢画画。他是谎称母亲住院，请了假出来写生的。他哀求我放了他，不然肯定会受处分！我是真想放了那孩子，可我敢吗？王小朝是个愣头青，李天青是革委会委员，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呀。”

半晌，母亲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语：“你说我當時能放他走吗？”

湖边（剪纸）
李 阖 作



新 天

更只有冷酷的无动于衷。倒是她自己先忍不住了。毕竟她很爱他，只好自己先惶惶然地跑回来了。

天哪，出现的情景更大出意料！困兽犹斗一般，他还在迷乱中颤惊地画着。只有头发和胡子超常地“发挥”着，几天来竟蓬乱布满了整个面部。对她的惊呼似听而不闻，仿佛他也在迷幻中化成那老妖或小鬼了。失望，失望，更大的失望！刹那间她的心头滴血了。但她又不是那种甘于失败的女人，两招不成她开始考虑最绝的一招了。她猛地忆起，他曾是那么嫉妒，为了她过去男友的偶然出现，他就要和人家一对一地进行决斗。或死，或活，男人的眼里绝揉不得沙子。对，对，就从这儿入手。电击一般，给予他最强烈的刺激，也不